

韓非子集解卷第三

長沙王先慎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

先慎曰音下下
文有不已二字

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

殺身之本也

先慎曰喜
下文作好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

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羣
書治要引無

而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

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

先慎曰削國
下文作國削

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

其曰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

盧

文昭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聞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

百九十七引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作穀陽豎

。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

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

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

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其王欲復戰

。先慎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

令人召

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其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

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

。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

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不穀無與復戰矣

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

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

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

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

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

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間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

字當依顧移興字上與呂覽淮南合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

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慮藏本

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

。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謄

今依拾補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

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

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為正蓋即周

禮夏官之射人也楚鮑叔引周禮則似鮑能射之人在中者與徐臧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

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鄭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為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為侍御近臣之名

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亦合二官為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

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尚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為之

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

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由無禮也君其為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圖之君不聽

先慎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盧文昭曰靈王死

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

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

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為我聽而寫之

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

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

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

師涓明日報

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

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

盧文昭曰似即左傳所云虎

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虎祁之堂先酒酣

靈公起曰

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行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

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

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

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本作

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

末終師曠撫

止之

先慎曰史記論衡止上有而字

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

王先謙曰遂竟也謂終

曲平公曰此道奚出

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

出

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

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

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

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

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

師曠曰此師延之所

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

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也字藏本無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

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慎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

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今吾君德

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文弨曰試黃本

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先慎曰事類賦十一引脫八字藝文類聚與

此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垤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垤與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

之危同顧廣圻曰垤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扈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郭垤作邑御覽

五百七十九引堽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扈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爲郎之誤廟爲廊之誤邑扈並危之誤本書作堽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爲一字史記魏世家座再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

坐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

亦有今從藏凌本增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盧文弨

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爲西泰山淺人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神名也竝

鏞蒲末切。先慎曰論衡鏞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顧廣圻曰進當作迅

作進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

在後騰蛇伏地盧文昭曰騰藏本作騰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鳳皇

作白雲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

七十九引作主不足聽之先慎曰藝文類聚一百聽之將恐有敗平

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昭曰而藏本作之先慎曰玄

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再奏之大風

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慎曰隳坐者散走平

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慎曰

事類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瘰盧文昭

曰瘡正字作瘡說文罷病也先慎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瘡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智伯瑤

知伯名

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

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懷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

師道引此亦作驚

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

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

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

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

子欲勿與

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

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

兵於魏必矣

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不如予之四字是也策有

宣子諾

先慎曰宣子下當有曰字上

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

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

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邑名

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

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

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

其措兵

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

先慎曰難言篇闕作安

說詳彼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

尹鐸安于之屬大

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

誤國語作鐸

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

生

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盧文弨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

君因

從之君至

先慎曰至上疑衍君字策無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

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

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

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

閒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君夕出令明日倉

不容粟府無積錢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

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

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桮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爲橐荻策作狄桮策作苦皆同字

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牆並注云音牆其高至于丈先慎曰各本其

作有桮二字顧廣

圻云有楷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君發而用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楷二字作其今據改

之有餘箭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

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

。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菌餘作幹旁注輅字盧文弼云菌字譌輅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

輅者誤以策作輅而改耳菌策作菌同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君曰吾箭已足矣

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

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

據改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

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

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策有今據補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七

引無居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而二字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

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弨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爲釋之誤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

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

中而少親。顧廣圻曰麤策作龕按當讀爲怙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怙而不信人徐廣曰怙一作粗卽此字我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

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

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本。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慎曰

趙本此下有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

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為已策脫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因朝知伯而出

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顏注即智果智過怪其

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

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日字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三年

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響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

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

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

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

君與其二君約。

先

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

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

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

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

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

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

知伯身